

# 先聲報

號外



內容摘要

第一版：評合併的兩個條件論  
第二版：時局一席談  
第三版：接時局一席談  
第四版：目前形勢發展的特點是什麼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 每份一角

星洲人民黨機關報

黨部：31, Lorong 32, Geylang Rd., Singapore.

專論

## 評合併的兩個條件論

……一旦星洲政權移交給聯合邦右派份子，星洲人民能不能免除政治暗流的襲擊呢？星洲人民長期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有限民主，自由權利，會不會蕩然無存呢？這是星洲人民最關心的問題，熱心於馬上合併的行動黨掌權人，有必要向人民做明確的交代。……

星馬本來是一家，在符合兩地人民利益的條件下，越快恢復國家的統一越好。可是，在目前的條件下，主張馬上合併，是不是有利於人民呢？大家知道，星馬兩地的政治發展是不平衡的，一旦合併成功，民主，進步力量和反動，倒退的勢力要怎樣調和呢？

### 一、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權利問題

星加坡是一個中心大城市，人民的覺悟比較高，左翼力量相當強大。所以，星加坡雖只是「自治邦」，政治上的民主氣氛卻比已經宣佈獨立了的聯合邦來得濃厚。在聯合邦，羣衆團體的活動受到很大的束縛；工人階級應有的權利沒有得到承認（如五一國際勞動節不被承認為公共假期即為一例）；民族權利平等的原則沒有受到尊重等等。但是，星加坡就不同，依靠廣大的反殖民主義人民的支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行動黨，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即使主觀上不願意看到民主，進步力量的發展，也不可能公然向聯合邦右派看齊，全面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所以，星洲的羣衆活動能夠蓬勃開展，左翼運動能夠繼續向前發展。

一旦星洲政權移交給聯合邦右派份子，星洲人民能不能免除政治暗流的襲擊呢？星洲人民長期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有限民主，自由權利，會不會蕩然無存呢？這是星洲人民最關心的問題，熱心於馬上合併的行動黨掌權人，有必要向人民做明確的交代。

### 二、勞工問題

星加坡由於工運強大，工人的利益比較有保障。因此，工資較高，工作條件較好。聯合邦工運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工人的利益沒有保障，因此，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同榜是膠廠工人，星洲的每日工作8小時，工資約6元；聯合邦的每日工作12小時，工資也只不过是6元。此外，聯合邦工人還沒能像星洲工人一樣享受到各種有薪假期和超時津貼的利益。如果星馬合併成爲現實，星洲工人階級的現有利益會不會受到影響？祖國資本家，無視工人階級利益的右派政府的勞工政策會不會推行到星洲來呢？

行動黨領導人告訴我們，星馬合併絕不能犧牲行動黨政府的勞工政策。所謂行動黨政府的勞工政策，主要是指現行的勞工法令呢？具體地說，就是合併後，星洲工人必須照舊享有每年11日有薪公共假期；7天有薪年假；28天有薪病假；54天生產津貼；每週工作44小時以及超時津貼等權益呢？很好！公開宣稱站在工人一邊的行動黨政府是有必要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但是，如果只有一紙有利工人階級的勞工法令，而沒有政治上的自由，因而沒有強大的工運，工人階級的利益能有可靠的保障嗎？實際上，現有的勞工法令是林有福政府爲了騙取工人的支持而訂出來的。也就是說，早在行動黨登台前，星洲工人的權益已獲得法律的承認，但是，當時星洲工人有沒有實際享受勞工法令所規定的各種權益呢？絕大多數都沒有。當時的反動政府要封工會，特務要抓工會領袖，警察要打工人，資方動輒要開除爲工人說話的工會代表，在這種對工人階級極端不利的政治條件下，資方怎麼願意履行勞工法令呢？

實際證明，行動黨執政後，資方所以願意履行勞工法

令，最重要的原因是：敵視工人的反動政府被打垮，出現了一個政治比較民主的局面，工會的力量恢復了，鞏固和發展了。失去政治靠山的資方終於不得不忍痛面對現實。

如果星馬合併成功，現有的政治氣氛就可能改變。即使聯合邦右派政府完全接受行動黨提出的勞工政策自主條件，但是，如果右派的中央政府，像目前在聯合邦所做的一樣，一年來一次大肅清，半年來一次小掃蕩，在籠罩着白色恐怖氣氛的條件下，資方會不會板起臉孔，大喝一聲：「要做就做，不做替我滾出去！」呢？到時，連飯碗都保不住，更不必說什麼假期，超時津貼之類了。

可見，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沒有強大的工運，所謂勞工政策自主，不過是一句空話吧了！

### 三、教育問題

已經宣佈獨立多年的聯合邦，英文教育依然一枝獨秀，欣欣向榮，華文教育則岌岌可危面臨絕境。華校學生受完小學教育後，只能進入以官方語文（實際上是英文）爲教學媒介的「國民中學」肄業。如果要繼續接受母語教育，只有進學費高昂，民辦的「獨立中學」。而「獨立中學」的畢業生，政府又不承認其資格，不讓其有謀生的便利條件。華校教師的待遇也少得可憐。高中畢業資格的教師，月薪只有140多元（星洲起碼也有180多元）。南大畢業生的資格則根本不被承認。有一個南大畢業生，在昔加末教書，每月只得100元出頭。一個讀了十六年書的堂堂大學生，其待遇竟不如一個普通掃灰水工人，說來，實在使人不敢相信。華文教育處境之慘，依此可見一般。

大家知道，聯合邦目前實行的以發展國語爲名，以推行英語，消滅華語爲實的教育政策，引起了各民族，特別是廣大華族人民的強烈不滿，同時也加深了各民族猜忌與不和。如果星馬合併起來，聯盟的教育政策發展到星加坡來，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行動黨領導人，似乎也看出了星洲華族人民的情緒，因此，爲了減少合併的阻力，提出了「教育政策自主」來安慰星洲的華族羣衆。

要求教育政策自主，也就是說，要有一套不同于聯合邦的教育政策，那麼，行動黨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怎樣不同于聯合邦的呢？據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教育政策。好！且讓我們來個具體的分析。行動黨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具體內容如下：1.馬來語爲國語；2.培養國家意識；3.發展工藝教育；4.平等對待四大教育源流。所謂「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如此而已。反動的林有福政府從來就沒有否認馬來語爲國語和培養國家意識的主張；聯合邦右派政府更是一部巴仙贊成以馬來語爲國語和培養國家意識，而且唱得比行動黨响亮何止萬倍。這樣說來，聯合邦政府豈不是也推行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工藝技術教育，早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前，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推行了幾十年，說是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大概不大適當吧！至于平等對待各教育源流，也不能說是社會主義教育政策的特徵之一，因爲加拿大、瑞士也是平等對待各教育源流，但是，沒有人說加拿大、瑞士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可見，所謂「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却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也沒有。所以，還是老老實實說，合併後絕不能影響星洲現有的教育狀況吧。

不可否認，行動黨政府處理教育問題的態度是遠較聯合邦政府開明和進步。不過，從下列事實中，又不能不使我們懷疑行動黨主觀上願意抗拒聯合邦右派政府的現行教育政策。（一）行動黨執政後，在「各民族教育平等」的口號響徹雲霄的當兒，英文教育仍然像過去一樣，受到特別的扶持。明年度小學一年級新生登記的總數是五萬五千名，英校佔了三萬（總數的55%），華校只佔兩萬。統計數字說明，英文教育是飛躍地向前發展，華文教育越來越追趕不上，巫，印文教育更不必說了。二、行動黨政府一度企圖變南大爲英文大學，後經南大董，教，學以及社會人士的堅決反對，才知難而退。但對南大問題的解決，行動黨政府至今仍抱消極的態度。三、更重要的是，行動黨竟然對聯合邦政府做爲製訂教育政策根據的達立教育報告書，推崇備至，而批評達立教育報告書的人士，則被斥爲「大漢沙文主義」。從上述事實中，人們看不出行動黨對待教育問題的基本觀點，同聯盟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一旦合併成功之後，行動黨的所謂自由教育政策也將追隨達立教育報告書的路線，使宣傳上的推崇備至，化爲具體的，而落力推行。

沒有政治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教育政策的自主。即使憲法明文規定，新加坡州政府有教育自主的權力，只要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受束縛，民主，進步力量沒有發展的方便條件，那麼，當權的右派份子，完全有可能（甚至只需通過合法的途徑）修改憲法，取消州政府教育自主的權力，何況中央政府可以爲了政治上的理由（例如說：華校是培養「顛覆份子」的溫床，故必須取締），而且運用政治壓力，迫使州政府就範；更何況行動黨早已對達立教育報告書大表讚揚，奉爲金科玉律！可見，只要「教育政策自主」，合併後，星洲現有的教育狀況將不受影響的想法，是多麼不實際的。

事實說明，政治問題是主要的，決定性的東西；勞工，教育問題是次要的，從屬性的東西。如果政治上受人指揮，勞工，教育問題就難免不受人擺佈。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可是，偏偏有人捨本逐末，只提勞工，教育政策自主，完全撇開重要的政治問題不談，如果不是無知，就只能是有別用意了。

合併！合併！不要政治民主的合併，是不是要把關了幾年的政治犯，交給聯合邦右派政府去處理，讓他們繼續關十年八年！是不是要把反殖民主義戰士的公民權問題交由右派政府去處理，讓他們遭受被驅逐出境和家破人亡的痛苦！星加坡人民容許這樣的合併嗎？

星加坡的歷史說明，人民行動黨59年大選時，所以能以狂風掃落葉的姿態，把反動的右派政黨打得落花流水，主要的原因不是行動黨的勞工，教育政策有特別的號召力，而是行動黨強調的反殖民主義的精神！如果行動黨掌權人不再堅持反殖民主義的路線，同時採取積極有效的反殖民主義步驟，來促進對人民和左翼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而是以犧牲星加坡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來換取聯合邦右派的讓步，換句話說，就是去實現對人民不利的反動倒退的合併，那麼，覺醒了的星加坡人民是一定會起來加以阻止，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捍衛人民長期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果實！

·林文丁·

# 談 一 席 時 局

目前的爭論就是兩條路線的爭論。一條是主張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並採取一切具體的措施，依靠人民的團結，起來逐步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另外一條是主張和右派妥協，主張停止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把希望寄托在英殖民主義者和聯合邦右派倡導的大聯邦計劃上，認為只要大聯邦計劃一成功，一切困難就完全解決，殖民主義也就馬上徹底消滅！

這是作者在長途巴士車上聽來的談話。談話的內容集中在目前時局發展中的幾個大家關心的問題。談話的兩方面對問題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到底誰是誰非，我們相信，大家是會有一個明確的判斷的。

× × × ×

(某長途巴士車在夜雨濛濛的路上奔馳着。車上冷清清的，除了售票員之外，只有車後廂坐着兩個青年，在那里喋喋不休，熱烈地爭論着。)

甲：安順區補選的羣衆大會你有去嗎？你看誰有希望？

乙：我聽過行動黨和馬紹爾的羣衆大會一兩次。其他的都是標準右派，根本就不值得去聽。照我看，老馬和阿旺有拚。鹿死誰手，這就難說了。

甲：聽說一些下層羣衆都贊成選老馬，因為他會挖、會捧，歷史也比其他右派乾淨。不過，這個人頭風頭風，照我看……

乙：我認為重要的問題是基本的立場，而不是某些個人的氣質或性格。形勢比人強，當現實迫到一個人只有反殖民主義才能生存和發展，而他又真的願意走這條路時，那麼，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他還是可能發揮一定的作用的。這就像過去的工人黨曾經產生過挖林有福政府的牆腳的作用那樣。顯然當時對林有福的打擊是很大的。

甲：這樣說來，你的意思是要支持老馬是嗎？

乙：我不是安順區選民，所以不會投任何人的票，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是選民，我相信你一定會懂得我採取的立場。

甲：我知道你的一貫立場就是反殖民主義。但是，不要左翼團結，就不能反殖民主義，這一點難道你不清楚嗎？

乙：老兄，你是把問題顛倒過來了。我仍是爲了反殖民主義，才號召左翼團結；你是爲了左翼團結，才反殖民主義。事實是：有反殖民主義運動，才有左翼團結。換句話說，誰如果不站在反殖民主義的立場，誰就失去左翼的資格。所以，重要的問題是要不要反殖民主義，而不是要不要左翼團結……

甲：但是，你要知道，沒有左翼團結，就沒有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你這種不要左翼團結的思想是很危險的！

乙：看來你是不大了解我的意思。我想，我們還是少談理論，而看看實際生活吧！我們要左翼團結，當然就要先弄清楚什麼是左翼？什麼人是左翼而什麼人又不是左翼？照我看，衡量一個政黨，集團或個人是不是左翼，就要看這一政黨，集團或個人是不是堅決地反殖民主義，是不是願意維護和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政黨，集團或個人不但不願意繼續反殖民主義，而且，還要阻撓和破壞反殖民主義運動，那當然就沒有資格列爲左翼。所以，我們的分歧，主要應該不是在於要不要左翼團結，要不要反殖民主義，而是對左翼團結的對象，有

不同的看法。

甲：那麼，你的看法怎樣呢？

乙：左翼團結的基礎在於堅決反殖民主義，不要反殖民主義，甚至企圖以卑鄙的手段來導致反殖民主義事業的失敗，這就破壞了左翼團結的基礎，也就是破壞了左翼團結。當某些人堅持右派的立場，已經失去左翼身份時，我們就不應該沒有具體分析地高喊過了時的口號。因爲這種口號顯然只能在人民中造成錯誤的印象，以爲現在還是兩年前的老樣子。要知道，這樣做是完全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

甲：但是，我認為應該提醒你注意一下，不好歪曲事實！難道你看不到行動黨已經提出要「在一九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主張嗎？

乙：很好！現在我們總算是接觸到目前時局中最重要的問題了。誰都知道，現在爆發了關係星加坡人民命運的爭論。這個爭論就是：怎樣的方針和步驟，才能在未來的憲制談判中爲人民爭取到更多的利益。這是原則性的爭論，而不是普通意見不同的爭論。意見正確地解決這一爭論，使問題的解決有利於反殖民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這就是目前時局向大家提出的迫切任務。

甲：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安順區補選的勝敗是不重要的？

乙：從全面來看，我認為是可以這樣說的。因爲安順區的勝敗本身，並不能解決目前時局中的關鍵問題。決定時局進退的，應該是反或不反殖民主義的兩條路線的鬥爭，而不是其他。當然，安順區補選的勝或敗，對主要問題的解決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會比較有利一些或比較不利一些，但是，也僅僅是這樣而已。

甲：你並沒有準確地回答我向你提出過的問題。我不以爲行動黨提出「通過合併獨立」的主張和工會領袖提出在六三年爭取實現完全內部自治的要求有什麼不調和的地方。實際上行動黨提出的要求還要更高些！

乙：我不知道你是否詳細去研究雙方的言論，就得出這種「最高要求」的結論，如果還沒有，最好再徹底地鑽研一下。在我看來，行動黨提出要在一九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根本就是一個騙局！爲什麼呢？在沒有具體分析之前，請你先回答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行動黨在一九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主張是誠意的，那麼，爲什麼行動黨的領導人拒絕工會方面要求在目前就採取反殖民主義的具體步驟，以便有利於最後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呢？口頭上說要在「將來」徹底消滅殖民主義，而又拒絕在「眼前」採取切實可行的辦法逐步地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這是什麼策略？是真的還是假的反殖民主義？

第二個問題是：把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建立在「通過合併獨立」的基礎上，根本就不實際的。如果六三年合併不成，徹底消滅殖民主義不是變成了一句車大炮的空話嗎？

是不是合併不成，就不要反殖民主義呢？爲什麼要到合併才來「徹底消滅殖民主義」，而現在就拒絕採取任何具體步驟來反殖民主義呢？還有，是不是合併之後，殖民主義就自動地徹底消滅呢？一個標榜「左翼」的政黨，竟然認爲聯合邦已經徹底消滅了殖民主義，認爲新加坡一旦合併進去，殖民主義也就自然而然地徹底消滅。這種觀點會不會符合客觀實際呢？當聯合邦的左翼政黨——社陣正在評擊聯合邦的獨立是不徹底的時候，一個星加坡的所謂「左翼」政黨却站起來替右派說話：說聯合邦已經徹底消滅了殖民主義，這到底是什麼立場？如果是「左翼」，爲什麼唱腔和動作跟標準右派完全一模一樣？

甲：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事，我也猜不透行動黨的當權者到底打些什麼算盤。但是，我相信他們要合併的誠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乙：哈哈！猜不透人家打什麼算盤，又相信人家的誠意。你什麼時候開始相信起唯心主義來了？現在，大概你也看到「在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虛偽性了吧？按照行動黨的說法通過合併獨立，是爲了實現「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目的，根據前面的分析，這一目的是根本不能實現的。既然這樣，所謂「合併」的好處，就打了一個折扣。

合併的問題不應該是一個動機好壞的問題，而是怎樣的實踐才符合人民利益的問題。站在不同的立場，對合併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甲：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由於立場不同，所以有的人贊成合併，而有的人則反對合併？但是，合併是歷史的必然趨向，這是不能反對的呀！

乙：你誤解了我的意思。合併問題是國家大事，當然不能像小孩子要不要吃愛士冰淇淋那樣，可以用簡單的贊成或反對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不錯，合併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是，趨勢只是趨勢而已，要使趨勢在有利於人民的基礎上成爲現實，就要靠人爲的努力，就要看我們採取的是什麼立場，方針和步驟。如果我們做正確的努力，合併就會在對人民有利的基礎上實現；如果我們過信於歷史的自然趨勢，過信於自發力量，讓投機取巧的人做合併的買賣，合併就可能在對人民不利的基礎上出現。既然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合併，我們就不能不有所選擇，不能不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力爭對人民有利的合併，而堅決反對一切出賣人民利益的勾當。

甲：我同意簡單的贊成或反對的態度是不正確的，但是，你能不能具體地分析一下，「站在不同的立場，對合併就有不同的看法」這句話的含義嗎？

乙：我想，這應該不是很難理解的問題。立場是由既定的利益決定的。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當然首先就要考慮到合併的結果會不會給人民帶來比現在更多的好處？會不會使人民獲得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會不會促進民主進步力量的發展？如果答案都

是肯定的，當然現在就應該馬上實現合併。但是，如果現在還沒有這種條件，對人民有利的合併的時機尚未成熟，我們就應該善於等待，善於創造對人民有利的時機和條件，而不應該採取魯莽的態度和手法解決問題。應該指出，不考慮一切後果的「合併至上主義」是不對的。

甲：這樣說來，合併是有對人民有利或不利之分了？

乙：事實上也正是這樣。有人對合併採取飢不擇食的態度，完全沒有考慮到具體的現實條件怎樣，就盲目的鼓吹合併至上，把合併看成是稍縱即逝的千載良機，以爲合併一實現，就會挽回自己在政治上的厄運，這種把合併當做救命符來看的觀點，就是一種不好立場，不考慮後果的做法，顯然的，這種把合併當作政治賭博的行爲，是會嚴重損害人民利益的。

甲：但是，話也不能講得這樣絕對。難道你沒有看到，行動黨對合併問題提出的兩大原則嗎？

乙：當然有，有人把勞工政策和教育政策的自由吹攆作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和原則。你也許相信這種社會主義原則，但是，我可不迷信這種自由的價值。誰都知道，現行的勞工法令和教育法令，基本上是從林有福政府時期繼承下來的東西，把這些殖民地社會的遺物看成是社會主義的原則，豈不是要笑落人們的下巴麼？

甲：你有什麼理由否定星加坡的勞工政策和教育政策比聯合邦的還要開明和進步？

乙：我並不否定這裏的勞工和教育政策比聯合邦的開明和進步，但是，開明和進步的東西並不就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我的意思是說：雖然現行的勞工法令和教育法令基本上和過去相似，但是，由於執行政策的人不同，也就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這個事實說明：歸根到底，要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才可能實行比較開明進步的勞工和教育政策。我們看到，同樣的勞工法令，在林有福政府時期，由於人民沒有起碼的民主自由權利，職工運動困難發展，工人的基本權益就失去了保障。現在，人民的覺醒和左翼運動的發展，否定了林有福政府時代的白色恐怖，出現了一個比較民主的政治局面，即使是舊的勞工法令也在某種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權益。可見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權利，而不是其他的什麼。現在行動黨的掌權者單單提出勞工和教育的自由作爲合併的條件，而撇開最根本的問題——也即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的問題不管。不但是本末倒置，而且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爲到頭來，失去了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權利，也就失去勞工和教育政策的自由！

甲：但是，行動黨的目標是在六三年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啊！

乙：只要求實行勞工和教育的自主的政策，合併後就會在一切領域徹底消滅殖民主義？行動黨在這方面有什麼充分的論據能夠說服人民？沒有！完全沒有！（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 時局一席談

甲：那麼，你是懷疑自由的勞工政策和教育政策合併後能行得通了？

乙：我為什麼要懷疑已經被事實證明了的東西呢？讓我再重複一遍：沒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就不會有強大的職工運動。遠的地方不說，我們只要看看聯邦現在的職工運動的發展情況，就會一目了然，毋庸多說了。新加坡目前強大職工運動，是人民在反殖民主義的政治鬥爭中取得重大的勝利之後才取得的。希望沒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就會獲得工人運動的自由，根本無異於無源之水，是完全靠不住的。

甲：你又有什麼理由否定行動黨的教育政策呢？

乙：行動黨現在實行的仍然是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本質上和殖民主義時代大力擴展英文教育的政策是沒有兩樣。這一點從統計數字上可以得到證明，你知道，統計數字是不能反駁的。這種政策美其名曰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如果是出於無知，那還情有可原；如果明知是新版裝舊酒，還要把這些東西作為合併的條件，那就太不應該了！

你如果讀過行動黨的六週年特刊，就會知道行動黨對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該特刊把達立教育報告書捧到天上，而斥責批評這一報告書的人為沙文主義。我實在懷疑行動黨的領袖真的詳細研究過這份以發展國語為名，實際上却是以大力發展英校來打擊華文教育的達立報告書。老兄，對於教育問題採取和右派完全一百巴仙相同的立場的政黨，你對它所說的自由的教育政策，到底會有幾巴仙的信心呢？

甲：照你這樣說，新馬統一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

乙：我認爲作為一個左翼的政黨，它應該關心的首先是人民羣衆的民主權利問題。因為政治上的自由是人民維護他們基本權益的最重要的武器，喪失了民主權利，就喪失了一切。不首先強調民主自由權利，而只在其他問題上用功夫，就是離開了基本的立場來談人民的利益。而離開了進步的立場，要根據什麼來維護人民的利益呢？所以，我認爲，合併應該是民主和進步的合併，而不應該是反動和倒退的合併。照你看，新加坡人民應該做什麼選擇呢？

甲：當然應該選擇民主進步的合併，反對反動倒退的合併。但是，要怎樣才能實現民主進步的合併呢？

乙：現在看來，你總算是了解我並沒有簡單地反對合併了吧？我們贊成民主進步的合併，反對反動倒退的合併。但是，怎樣實現民主進步的合併呢？相信這不是你一個人的疑問，而是很多人的疑問的。

要實現民主進步的合併，首先就應該使人民現有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次應該實踐職工領袖所提出的四點要求：一、釋放政治犯。二、促進工運統一。三、給一切忠於反殖民主義事業的人士以公民權。四、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保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

只有切實地實行民主的政策，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才能在依靠人民熱烈支持擁護的條件下實現對人民有利的合併，也就是實現民主進步的合併。有人把工會領袖主張爭

取完全內部自治說成是不要新馬合併，不願看到國家的統一，這根本就是污蔑。我認爲，工會領袖的主張——即促請政府採取具體和切實的步驟來反殖民主義，對於實現國家的民主進步的統一是完全有利的。相反的，如果不採取堅決和具體措施來反殖民主義，就不可能切實保證人民能夠獲得充分的民主權利，合併就可能變成損害人民利益的買賣，就只能反動倒退的合併。

甲：根據你的分析，職工領袖爭取完全內部自治的要求和行動黨通過合併獨立的主張豈不是沒有任何矛盾了嗎？

乙：不！不能這樣說。要知道，工會領袖的主張是現在就採取堅決的反殖民主義的具體措施來爭取人民的實際利益，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徹底勝利為止。行動黨則拒絕在現在採取任何具體的反殖民主義措施，認爲這樣會觸怒右派，對合併不利，所以行動黨主張不惜一切代價把希望寄托在將來的實現合併，照他們的說法就是：合併之後就自然而然地徹底消滅殖民主義。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是現在採取具體的措施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爭取反殖民主義的逐步勝利；另一種主張則是現在不反殖民主義，等待合併，等到將來殖民主義就自動地徹底消滅。你想想看，這兩者之間真的是全無矛盾，完全一致嗎？

甲：經過你這樣分析，好像目前的爭論就是兩條路綫的爭論了。一條是主張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並採取一切具體的措施，依靠人民的團結來逐步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另外一條是主張和右派妥協，主張停止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把希望寄托在英殖民主義者和聯邦右派倡導的大聯邦計劃上，認爲只要大聯邦計劃一成功，一切困難就完全解決，殖民主義也就馬上徹底消滅！你的見解是不是這樣？

乙：我的看法正是這樣！

甲：可是，要採取依靠人民羣衆的方針和實行反殖民主義的政策來促進新馬的統一，聯邦的右派是會不高興的啊！聯邦的右派不高興，合併的希望豈不是黯然無光了嗎？

乙：這就是我們跟所有右派以及一切機會主義者在合併問題上的分歧所在。要實現對人民有利（也就是對左翼運動有利）的民主和進步的合併，右派當然不高興，不滿意。但是，是不是因爲右派會不高興和不滿意，我們就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對人民不利（首先是打擊左翼運動的）既反動又倒退的合併呢？

甲：不行！這樣做是會被人民痛罵我們出賣他們的利益的。

乙：問題就在這裏。你要站在左翼的立場來維護人民的利益呢？還是要離開左翼的立場去討好右派，斷送人民的利益？如果反殖民主義對爭取實現民主進步的合併有利（也即對人民有利），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像做一件不光明的事情那樣縮手縮腳，躊躇不前呢？如果要討右派的歡喜，看準對右派有利的事情我們才去做，這樣還有什麼立場？還有什麼原則？世界上又那里有一種專門跟右派交朋友而拒絕跟一切左翼來往的社會主義政黨呢？

甲：你也不好太武斷！行動黨的掌權者

最近不是明明說過，要加強新馬所有社會主義的左翼政黨的聯繫和團結嗎？

乙：如果這是事實，我一定第一個拍掌歡迎。不過，依我看來，這恐怕只是宣傳多於實踐的紙上談兵吧了。幾年來我們就沒有聽過這些人對聯邦的左翼講過一句好話，對新加坡的其他左翼則以種種大帽子（如瘋狂之類的惡名）加以排斥打擊。對於那些一心一意以右派的喜怒哀樂來作為制定政策的根據的人，你對他們抱着什麼希望呢？我認爲，如果這些人是真心誠意的話，就應該用事實來證明他們的誠意。

甲：你認爲什麼事實才是誠意的最好證明呢？

乙：放棄他們的右派立場，改變他們向右派討好乞憐的右傾政策，接受左翼反殖民主義的主張，堅決領導人民把反殖民主義事業進行到底，努力促進對人民，對左翼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堅決揚棄對人民，對左翼運動不利而只對右派，對殖民主義者有利的反動倒退的合併。這些都是考驗並且可以證明一個政黨是否真誠爲人民服務，是否真心要搞好左翼團結和願意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具體問題。應該指出：沒有反殖民主義和左派的民主進步運動，所謂泛馬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左翼運動的團結，就只能是一句空話而已！

甲：剛才你說新馬合併有兩種可能性，照你看來，那種可能性最大呢？

乙：我們應該是現實主義者，而不是空談家。所以，重要的問題不是那一種可能性最大。對我們來說，既然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對人民，對左翼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一種是對人民，對左翼不利，但却對右翼和殖民主義者有利的反動倒退的合併。那麼，我們的任務就是盡一切努力爭取第一種可能性，反對第二種可能性。

我相信，只要新馬的民主進步力量能夠團結起來，反對向右派妥協投降的右傾政策，人民是完全可以制止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綫，爭取實現第一種可能性。

甲：兩種可能性是不是意味着兩種不同的前途呢？

乙：那還用說！

甲：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民主進步的合併是指向光明的前途。它意味着在對人民有利和進步力量運動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至於反動倒退的合併則意味着人民民主權利的被剝奪，左翼進步力

量的發展遭遇嚴重困難和殖民主義者繼續奴役我國人民。這是一條通向悲慘和黑暗的道路。你說是不是這樣？

乙：完全正確！不過，我們對社會發展的前途應該樂觀，不應該悲觀。而且，看來也沒有理由悲觀。

甲：有人害怕爭論會引起嚴重的後果，所以竭力主張對爭論採取調和的態度，你看這種顧慮和態度是否正確呢？

乙：這些人的顧慮可能是出發于好的主觀願望，但是，你知道，對原則問題是不能採取調和的態度的。既然現在的爭論是兩種可能，兩種前途的爭論，是要還是不要反殖民主義之爭，在這些問題上採取調和的態度，就是向錯誤的原則妥協的表現，也就是立場不穩的表現。

甲：難道後果的嚴重性不必考慮嗎？

乙：照你看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呢？

甲：比如說會引起局勢的混亂，造成右派的復辟等等。

乙：真理愈辯愈明，人民擁護了真理，支持正確的做法，就會出現一個對人民，對反殖民主義空前有利的局面。局面怎麼反而會混亂起來呢？照我看，真正使局面混亂的，是那種對原則問題採取調和立場和明明知道人家是右翼還故意當作「左翼」，來從後面支持的做法，而不是其他。

談到右派的復辟，我覺得我們對人民不應該沒有信心。應該充分了解今天人民羣衆的情緒和要求是什麼。要知道，決定時局和歷史方向的是人民，而不是右派。右派已經被人民所唾棄，機會主義份子也正在面對着政治破產的厄運。人民要擺脫殖民主義的統治，要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要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不能阻遏的。人民的命運已經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里，在這人民的世紀還想開歷史倒車的做法，是一定會遭到失敗的。

我們不好因爲天空中出現了一些烏雲，就擔心着沒有天晴的日子。暴風雨很快就會過去，天空是會晴朗起來的……。

尾聲：這兩個青年第二次抵達目的地時，雨已經停了，他們呼吸着雨後的清新空氣，懷着興奮的情緒，邁着穩健的步伐，逐漸地消逝在夜色裏。（按當他們第一次抵達終點時，大雨傾盆而下，只好坐原車打回頭，所以這次是第二次抵達終點，這就難怪談話的記錄這樣長。）

• 鄭風 •



自從執政黨強調要在一九六三年實現星馬合併和徹底消滅殖民主義，以及東姑倡議砂朥越、汶來、北婆羅洲、馬來亞聯邦與星加坡組成大馬來西亞以來，本邦的政治形勢，無疑地轉入了另一個階段。

然而，本邦人民對於大馬來西亞這項計劃是不感興趣的。因爲這項計劃不但不現實，而且對本邦的政治前途極端不利。在這同時他們懷疑行動黨政府贊同組織大馬來西亞是有意把星加坡淪爲聯邦的殖民地。他們更認爲行動黨政府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所發表的言論和採取的態度，是在粉飾殖民主義的統治，對殖民主義者有利。

由於政治形勢發展的迅速，由於行動黨政府正在製造一種不健康的論調與高唱靡靡之音來迷惑、緩慢人民鬥爭思想和情緒，因此，站在反殖崗位的人民黨是不同意行動黨政府這樣做的。爲了加強和啓示人民對當前局勢發展進一步的認識，爲了糾正行動黨政府的歪論，先鋒報號外就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我們相信，在大家閱讀過先鋒報及先鋒報號外之後，將會深切地瞭解到人民黨並不如一些人所說的沒有原則和立場的政黨。

先鋒報號外的出版是不斷的，今後她將負起更繁重的任務。

# 目前形勢發展的特點是什麼？

「時局是嚴重的，但是，久經鍛鍊的新加坡人民一定能夠揭穿對人民不利的陰謀，改變時局發展中的一些有害傾向。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一定會戰勝與殖民主義妥協的力量。這不是某些人主觀願望所能轉移的歷史發展的規律。」

目前形勢發展的特點是什麼呢？在還沒有下結論之前，讓我們分析一下最近以來發生的一些具體情況。

六月二號，總六位秘書對安順補選發表了聲明，認為「安順的補選，正好是各方面明確表明他們對憲制談判的政策和立場的機會，也是考驗各方面對反殖民主義事業的政策和立場的機會」。他們主張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中，爭取實現「真正的完全內部自治」，因為這是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他們認為這一「符合當前人民要求與客觀需要的主張，是一定而且也應該能夠得到各階層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進步的愛國力量的支持。只要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我們就一定能夠取得憲制談判的勝利。」

接着不久，在十二號，六位工運領袖又發表聲明，對時局發展中的一些妥協傾向提出警告，他們說：「凡使人民在爭取民主自由方面受到挫折之憲制部署，均受到人民之反對」。並且認為，既然政府也不否認其立場是反殖民主義的，就應該「立即採取反殖民主義措施，實行全面總動員及使全民團結一致……造成一種空氣，使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得以勝利」。為實現這一目的，他們主張採取下列行動：（1）釋放政治犯。（2）促進工運統一。（3）給公民權和參政權予忠於反殖民主義鬥爭的人士。（4）准許出版，言論，集會及結社自由，以促進反殖民主義鬥爭。

面對着這些符合客觀實際，既合情又合理的主張，我們聽到了行動黨的回答：

在六月九號，該黨主席宣佈：六三年憲制談判是要爭取新聯合或實現東姑提倡的大聯邦計劃。他認為這樣一來，殖民主義就會徹底消滅云云。

同一個時候，李光耀用左翼團結的「求同存異」原則來解釋和聯合右翼的關係。他主張和右派求同，做好朋友。即使在安順補選中面對着聯合右派公開支持的四黨聯盟的競爭，也要不影响到和聯合右派的「朋友」關係。

過了不久，十六號的行動報英文版的社論，對職工領袖的具體建議提出了嚴厲的抨擊。指責工會領袖故意為難政府，並且認為，釋放政治犯就會造成憲制危機。社論是以「民族左翼的立場」為題的。全文主要是集中在分析左翼的立場。所謂「左翼」的立場，按該社論的見解就是「通過合併獨立」。它認

為這就是左翼和右翼的分界線。對於反殖民主義的具體問題（也就是鑑別是否是真正左翼的最主要標誌的問題），該社論却迴避不談。它的答覆只是：「行動黨堅決主張在六三年通過合併徹底消滅殖民主義」。至於現在的反殖民主義鬥爭呢？在這方面，我們聽不到什麼正義的聲音。但是，誰都知道，工會領袖的意見是：現在就應該採取具體和實際的步驟，來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因為只有現在用實際的行動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才能够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原則下，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真正的統一獨立。但是，工會領袖的這些意見被抨擊為離開了「左翼」的立場。這種指責，豈不是牛頭不對馬嘴麼？

合併是不是鑑別立場是否左翼的可靠尺度呢？讓我們用實際例子來證明。

自社黨的領袖最近甚至說：「現在的迫切任務就是促進合併」。林有福也說：「只要他執政，合併就會實現。」

東姑過去是強烈反對合併的，但是，現在他改變了意見，倡議組織大馬來西亞聯邦，他是不是站在左翼的立場呢？

自從行動報向職工領袖開炮之後，海峽時報變成了行動黨最熱心的支持者，它是擁護大合併意見，並且參加了行動報對職工領袖的圍攻的。海峽時報什麼時候變成了左派呢？

現在，人們看到了英殖民地的幾個總督公開地讚揚「大合併」的目標。他們還為了這個計劃飛到新加坡來和有關方面磋商。這幾位總督，是否也站在行動黨所標榜的「左翼」立場說話呢？

簡單地以「通過合併獨立」來作為立場是不是左翼的標準和尺度，是最不可靠、不切實，而且是容易魚目混珠，真偽不辨的。我們應該採用一種明確的尺度，以便當這種尺度用來衡量最善於偽裝的機會主義者和右派份子時，也能迫使它們原形畢露，這個尺度就是反殖民主義。立場是左翼還是右翼，只要看看人們對反殖民主義的態度怎樣，就會一清二楚的。

合併獨立既然是右派也都贊成的貨色，為什麼有人又要硬生生地蓋上一個「左翼」的印章呢？原來這是一句最能夠閃避反殖民主義的艱巨任務，最容易蒙混過關的口號。既然合併獨立之後就實現了「徹底消滅殖民主義」的目的，那麼，還反什麼殖民主義呢？事實正是這樣，用合併獨立的口號來代替反殖

民主主義的立場，放棄一切具體的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努力，不願意發動羣眾，依靠人民的力量來逐步的消滅殖民主義，而把希望寄託在聯合右派和殖民主義者的合作上，坐待合併獨立實現後自動地「徹底消滅殖民主義」。這就是目前一些當權者的主張。

只要我們把這些主張和上面所例舉的許多事實和活動聯繫起來看，就會發現目前時局中正在出現一股逆流。有人正在這股逆流里推波助瀾，企圖把人民反殖民主義的運動推上一條完全妥協的道路。而堅持貫徹反殖民主義路線，主張堅決把反殖民主義事業進行到底的一些真正站穩左翼立場的人們，積極號召全民團結起來，制止這個危險的傾向，堅持把人民反殖民主義的事業帶上一條光明的大道，這就是目前時局發展中的基本特點。

有些人看不到這些特點，看不到時局發展中的急劇變化，還在那里堅持老一套的觀點。他們忘記了衡量人們進步或反動、左翼或右翼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反不反殖民主義，願不願意在具體的行動中反對殖民主義。正是由於他們忘記了這個真理，他們還在那里提倡一些過時的東西，還在那里猶豫不決，躊躇不前。這是不行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只有看清了目前時局中的關鍵所在，才能扭轉倒退的傾向，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推上勝利的道路。

「時局是嚴重的，但是，久經鍛鍊的新加坡人民一定能夠揭穿對人民不利的陰謀，改變時局發展中的一些有害傾向。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一定會戰勝與殖民主義妥協的力量。這不是某些人主觀願望所能轉移的歷史發展的規律。」

最近，我們又聽到了令人興奮鼓舞的聲音，這是來自聯合邦社陣的聲音！

社陣全國總秘書說：他贊成職工領袖林清祥的說話——「合併不應成為出賣」，他又說：「不要使合併成為削弱人民反殖民主義和爭取政治自由的藉口。」

社陣的另一位領袖布希達曼說：「組成大聯邦的問題，五邦的人

民應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認為「五邦信仰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民應該團結起來，集中表達他們對五邦聯盟的意見。」又說：「為了能夠達到這一目的，應該舉行一個五邦的社會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黨派代表會議，以便討論出一個根據社會主義原則和符合組織五邦聯盟的鬥爭原則來。」

這些堅持反殖民主義鬥爭原則的意見，才是真正左翼的聲音，是立場堅定，方向明確的聲音。可見，企圖用合併與大合併的形式來代替反殖民主義的具體內容，是完全錯誤，完全不利于五邦的左翼大團結，完全不利于五邦全體人民的基本利益的。

我們看看歷史，再看看眼前的現實生活，看看新、馬、婆、砂、汶五邦人民的反殖民主義進步力量的發展，就會知道：任何把歷史開倒車的「陰謀」，任何違背人民利益的放棄反殖民主義鬥爭原則的立場，都是注定要破產的！

讓我們滿懷信心地奮勇前進，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最後的勝利！  
(毅軍)

## 寓言

### 鹿皮和鹿角的爭論

有三個獵人到深山里去打鹿。走到半路時，其中兩個發生了爭執。某甲說：「如果我們打到鹿，我要的是鹿角！」某乙說：「鹿角有什麼用，我要的是鹿皮！」某甲說：「為了不損壞鹿角，應該射鹿的身體。」某乙反駁說：「不行，為了不傷害到鹿皮一定要射鹿的頭部。」

甲乙兩人就在那里有用沒有用的爭吵個不休，誰也不肯讓誰，誰也說服不了誰。漸漸地，從臉紅脖子粗的爭吵，發展到大打出手，結果弄到兩敗皆傷。鹿打不成，什麼鹿皮鹿角也就落空了。

第三個獵人看到這種情形，勸也勸不開，只好一個人到深山里去了。經過他耐心地搜索，埋伏，歷盡艱辛，終於把一頭鹿打了回來。既得到鹿角，又得到了鹿皮，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成百斤的鹿肉，解決了他一個時期的生活困難。

到底那一個獵人比較聰明和講實際呢？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政治現實也是這樣。有人在那里爭論合併好還是獨立好，雙方爭論不休，持合併的人以種種惡毒的語氣攻擊反對和自己不同意見的人，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願在具體問題上反殖民主義，他們好像獵人熱烈地在那里爭論鹿角好還是鹿皮好，却忘記了打不到鹿。則鹿角和鹿皮不管怎樣好，也只是空談而已。不反殖民主義，不願採取實際行動來反殖民主義，結

果殖民主義反不了，則合併和獨立的爭論也只是空談吧了。對人民來說，重要的是鹿的身體，而不是鹿皮和鹿角而已。

### 烏鴉的搬家

烏鴉匆匆忙忙地向南飛去，路上碰到了牠的朋友白頭翁。

「好啊！鴉大哥，你是為了什麼事這樣匆忙地趕路啊！」

「唉！說來話長」……

原來烏鴉是個歌唱的愛好者，牠一得空就引吭高歌，呀呀地叫個不停，牠喜歡用沙啞的低音唱些只有牠自己不聽得懂的歌曲，牠唱的調子是那樣呆板和時常變調，以至於全無音律之美。時間一久，烏鴉的鄰居和朋友們由不滿。抗議直到忍無可忍，就採取下逐客令的態度對付牠，弄到牠走投無路，只好搬到南區去住了。

聽完了烏鴉的申訴之後，白頭翁禁不住嘆了一口氣，說道：「哎呀！鴉大哥！你如果不改變你的歌聲，換個比較好聽的音調，那麼就算你現在搬到南區，那裏的同類也是不會歡迎呀！」

× × × ×

現實生活里面也常常有這樣的事，有人喜歡固執己見，宣傳自己一套不受人歡迎的理論。等到人們聽得厭煩了，由不滿，抗議發展到抵制，杯葛。但是他不是在那里唱者自唱，自我陶醉，完全不知道人們的不滿，抗議乃至抵制，杯葛，就是不喜歡他那一套只有自己才相信的東西。所以，等到他在一個地方碰壁之後，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還是如法泡製，唱同樣的一個調子。這種不願聽取意見和忠告，不打算改變自己的調子的做法，是不能避免再遭到失敗的。

·文抄·